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轟天雷 第四回 拒新郎兩番設計 念舊交三友贈金

話說貝家的老媽、小丫環，次日清早起來，過新房門口，見姑爺靠窗坐了。老媽問道：「姑爺起來得好早。」北山不語。小丫環道：「媽媽，你睬他什麼，他是個瘋子。我們小姐，昨天在太太房裡哭了一夜呢。」這句話一人傳十，從此貝家都知道新姑爺是癡的。北山坐在房內，等到吃飯的時候，只見一個僕人進來請道：「姑老爺出去吃飯吧。」北山聽了，以為必定到裡面同夫人去吃了，就走出新房，要往裡走。僕人拉住他道：「進去做什麼？」北山道：「不是你們小姐叫我進去吃飯麼？」

僕人見他瘋頭瘋腦，也不直辯，道：「在外面呢。」北山跟著就走。走到大廳廂房內，見一個管帳的老先生正在算帳，見北山進來，忙立起見了，請北山坐下。那時北山弄得昏昏沉沉，也就坐了。只見家人搬出飯來，一碗縹油肉，半盆吃剩的烤鴨，一大碗雞血蛋衣湯。那帳房先生見北山不聲不響，早曉得他有些瘋意，也不招呼他吃飯。北山亦不舉箸，怔怔的看他。旁有一個老僕人看了，道：「姑爺為什麼不吃飯？」北山聽了，方才拿起筷碗，吃一碗，就不吃了，呆坐在帳房內。一回帳房先生要出去了，只好對他說道：「姑爺既是心裡不快活，出去逛逛吧。」就拉北山出了門，自己先溜走了。北山恍恍惚惚，要想回到船上見君才、瓊秋，只是不認識出閨門的路。信步行來，不知走到什麼地方，這且慢表。

且說君才、瓊秋上夜吃過了酒，回到船上，倦了就睡。到次日十一點鐘起來，二人商議道：「現在我們的事完了，回門是要明日，今天無事，吃過了飯，進閨門去買些東西，閒逛一回。瓊秋道好，同吃了飯。只聽得船頭上來了一個人，手裡拿著一張名片。船家接了呈上一看，原來是貝世寶的名片。君才問什麼事，外面應道：「我們大人請兩位老爺過去，打轎子在這裡伺候。」君才應了，即換了衣，二人上轎，回到貝家花廳內。只見貝太史氣憤憤的坐在裡面，見二人進來，招呼過了坐，君才、瓊秋道：「昨擾喜席，飽醉而歸。今日又蒙東招，未識有何賜教？」季瑰紅漲了臉，氣噓噓的半晌方答道：「二兄做的好媒，弟實在感激不盡。」瓊秋道：「老先生言重了。北山雖家有范叔之寒，人乏潘安之貌，但鄉會聯捷，名籍翰苑，是人人知道的。不知老先生所怪的哪一樣？」季瑰忽厲聲道：「你知道他是什麼？他是一個瘋子。」君才、瓊秋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是鬼話，還是夢話？我們同他好端端的上來，怎麼就會瘋呢？恐怕老先生倒是喜歡糊塗了，說這樣笑話。」季瑰道：「瘋不瘋還要問你們二位，我知道什麼！」說罷就進去了。

二人氣得說不出話來，即時離了貝家。君才對瓊秋道：「此事有些奇怪，且回船再商。便出閨門來到碼頭，下了船進艙，只見北山滿身泥水，坐在炕上。二人見了，似半天上打下一個霹靂，要想說話時，一句也說不出來。定了一回神，問道：「你為何在這裡？這是怎麼說呢？」北山亦不回答。二人叫他將衣服換了，北山只是不語。管船的道：「剛才船上的伙家到齊門去買東西，恰巧碰著苟老爺，見他走近城根望了幾望，撲的一聲，跳下河去。那個伙家認得苟老爺的，不知他為什麼事，慌忙喊起救命來。就有四五隻漁船，飛奔的划上來。兩個又下水，將苟老爺救起，領他到了船上。他不言不語，請換衣服，總是不應。君才、瓊秋二人聽了，弄得一無主意，只得叫管船的到桃花塢貝家去打聽。管船的回來，就數一數二的說了。又道：「現在貝家太太大怒，要與貝大人拼命呢。」君才、瓊秋聽了，半晌想了個主意，忙安慰北山道：「這是你太執滯了，新娘子見人，總是羞答答的，何況見你這樣涎臉，不管丫環們在旁不在旁，自然要跑進去，不出了你。你不要慌，我們總給你想法，你且換了衣。」

北山本是一時氣急，痰迷了心，尋起短見來。這時候已清楚了一半，又聽君才等的說話，自己亦覺得太冒昧。又聽說給他想法，自然心事放下了一半。換了衣服，二人要問他昨夜的事，只是不肯說。瓊秋等知道他必有不好說的，就一一問了。

二人商議一回，上岸去見邵孝廉六峰。邵是貝季瑰的表弟，二人見了，將一切情事訴說一遍。君才道：「北山並不是瘋，只是向來呆頭呆腦，是有些的，季瑰兄當他是瘋，須知北山果真有病，我們怎好做這頭媒？那連我們都是瘋子了。別的慢說，明日回門的事，到底怎麼樣呢？望六兄轉致意季瑰，我們是沒臉再去的了。」又將見季瑰的情狀重訴說了，邵六峰詫為奇事，道：「我說是去說，但怎麼說法好呢？」想了一想道：「有了。」

附君才耳唧唧一會。君才道：「此計大妙。」六峰道：「二兄且回，晚上弟當有以報命。」二人回了船，到上更時，見岸上送下一封信。瓊秋拆開看道：「頃晤季瑰，將尊意轉達。季瑰亦自悔魯莽，獲罪二兄，欲負荆謝罪，弟反止之，言且商正事。」

回門一節，季瑰始尚含糊不應。弟謂明日依舊謝媒請酒，否則恐親友輩貽作笑柄，須知有玷門第也。季瑰聞此語，欣然應諾。二兄明日照辦可也。只此不宣，壽康頓首。」二人看了大喜。次日送北山上去，季瑰見二人謝了罪，吩咐設席。飲到午後，貝家已備了大船一隻，依舊排起儀仗執事，請新姑爺、小姐上了轎。媒人同辭了季瑰，上轎出閨門。

到了碼頭，北山同貝小姐及跟的僕婦、丫環乘了一船，媒人就回原船，鳴鑼解纜，開船趕到蠡口，日已西沉，就停泊了。瓊秋、君才正在上了燈，叫船上開飯，忽見北山跳過船來，進艙問道：「你們怎麼還在吃夜飯？我已經吃了過來，尋你們談談。」二人拉他坐了，談到二更。君才勸北山過去。北山辭了二人，走上大船，只見艙門已閉，碰了半日，裡面回答道：「這裡靜了，請姑爺那邊過宿吧。」北山走到後艙門，也是這麼說。無法可想，只好回到媒人船上。君才、瓊秋在隔船聽得明明白白，見北山進來，恐怕他瘋性發作，因安慰了一番，就留睡下。次日，這邊船上伙家起來，只見那大船早已開了。忙下櫓趕著，到晚上四點鐘，泊在南門接官亭，就有綠呢轎兩乘，大轎兩乘，吹手執事伺候，兩新人兩媒上了轎，到翁府前借的莊仲玉家市房，一般行過了禮，請酒待媒，不必細表。到了滿月，貝小姐要回去，北山叫了船，同回蘇州去了。

且說吳瓊秋、甄君才在常熟見齊燕樓，將貝家的情形一一訴說，燕樓皺眉道：「這事究竟不妥，下文還是笑柄呢。」一路走，一路想，便到石梅。

石梅在虞山腳下，有茶寮數處，士大夫茗會之處。燕樓進枕石軒來，見龍通政、尤員外、王舉人，還有一個候選縣丞，專在鄉紳間打渾說笑的趣人，叫做曹老爺，燕樓都熟識，一一招呼過了。曹老爺先開口道：「齊太史又來了，今日可謂群賢畢集，兄弟廁列其間，何幸如之。」燕樓笑道：「不敢不敢！吾兄近來顏色大佳，準是吃鴨子吃得肥了。」曹老爺道：「鴨子也吃，保養是不如吃肉的日子多。燕翁不知鴨子是清貴品，須翰林先生吃的，兄弟看屁股的不配吃，只好多吃些肉吧。」王舉人笑問道：「吾兄吃的狗肉，還是貓肉？」曹老爺點頭道：「貓肉狗肉小時候都吃過的。貓肉乾涅涅，有些酸味兒；狗肉又香又肥，倒很配口。現在也好幾年沒吃了，常日吃的豬肉。兄弟曾有兩句拙作云：生不為官死不休，一斤豬肉在心頭。」又道：「不通不通！見笑見笑！兄弟這些學問，都荒久了。象寶瑟兄那樣用苦功，轉瞬間，就是一個狀元。」王舉人道：「狀元是三年一個，沒有什麼稀奇，兄弟是要做千古一人的。」尤員外道：「前日史圭兄見惠一絕，題目是詠畫龍。詩句籠蓋一切，小弟佩服之至。詩云：畫龍不點睛，惟恐龍飛去。畫龍若點睛，龍也不飛去。」王舉人道：「史圭兄當今名士，這首當推絕作，餘的小弟不甚佩服。做詩要有斷制，須像《詠西瓜燈》云：秦檜腹中怕點火，由來奸賊命難長。這詩何等精練，可謂用古入化了。龍通政、尤員外、曹老爺俱點頭。燕樓聽了，覺得可厭，正要舉步出來，遠遠望見一個穿棗紅寧綢馬褂的人，垂頭喪氣走來。燕樓停問道：「這不是北山麼！」走近一看，越發詫異，叫道：「北山，你到蘇州去了，幾時回來的？」北山聽有人叫他，忙抬頭見燕樓道：「我正要來看你，不想在這裡相遇。」二人同走到伯蓀家中，仲玉亦在，仲玉問他情節，北山歎道：「我內人是沒得說的了，只是可恨那二老，不許她給吾多說幾句話。吾在這裡一個月，內人給我有說有笑的。到了她的家內，整日子在裡面伴岳母，吾不能見面。一日岳母出去了，吾見她出來，拉住問她，她說你等明年散館過了，看是怎麼樣？」

或者在京，或者到外省，你來接了我去，那就可以整日子在一塊兒。現在這裡萬萬不能，我娘是厲害不過的。你在這裡沒

趣，不如回常熟也好。說罷，就給我二十塊洋錢。吾帶了兩隻衣箱，一個鋪蓋，叫船回來了。」伯蓀道：「你令岳為何不體貼人情至此？」仲玉只是笑著不語。燕樓問道：「你有什麼好笑？」

仲玉正色道：「難道我不准笑麼？」對北山道：「你在本鄉，也非結局，還是吾們幫助你些盤費，到湖北去吧。現在餘夢棟新放荊宜施道，你去見了他，暫時住下，到明年散館，你就進京。現在中東和議，已派合肥相國到日本。合肥是一個和事佬，辦過數回交涉，隨便什麼天大的事，總可以講得成。吾們打算下半年就要進京。」北山道：「吾也是這麼想。」

三人議定，仲玉送了一百塊鷹圓，燕樓、伯蓀各送了五十。

北山就帶了二百洋錢盤費，十餘件行李，擇日動身。到了上海，就住在五馬路天元棧。起了行李，北山心中長記著貝小姐，只是悶悶不樂，攤開被褥就睡。合著眼睡了些時，忽覺身在桃花塢，見了貝家的門，就走進去，見廳上靜悄悄的沒一個人。北山心裡詫異道：「向來那些人哪裡去了？」走過自己新房，只見雙門緊閉，推也推不開，北山越是發疑起來。走到窗外聽時，彷彿是夫人聲音，道：「只恨爺媽不生眼睛，把我嫁了一個骯髒的瘋兒，只好靠你一世的了。我爺媽自己曉得這件事做得糊塗，也不來管我的閒事，你放心吧！」北山不聽猶可，一聽時正是：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狠命的將窗一拳打開，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掄著一條木棍，狠命向一個穿元色花緞馬褂的男子，兜頭打上去。只見那人慌忙將兩手抱住道：「北山兄，你怎麼這個樣子，連我都不認得了？」北山道：「你是個唱戲的小旦。」那人道：「我是戲子，你也犯不著打殺我，你還是仔細認著。」北山定了一定神看時，哪裡在貝家，原來是棧房裡，手裡拿著一個枕頭抱住的那人，便是向來認識的同年蔣占園，是浙江錢塘人。

那時茶房聽見這裡吵鬧，就有二三人走進來。占園道：「你們去泡洗臉水來，給荀老爺洗臉，他是發魔入了魔了。」茶房就去打水。北山洗了臉，約略清爽些，又一回道：「占園兄，你從哪裡來？」占園道：「我到此地來尋個朋友，尋不著，走過你這裡，看有你的名片在桌上。我走進來，見你睡了，想拉醒你，不料你跳起來，將蓋的被掀在地上，舉起枕來就打，我抱住了你。你為何發起魔來？」北山此時方才想起夢來，已忘了大半，越想越不記得，也就罷了。走到牀前，將枕被鋪好道：「我心裡很煩，同去走走吧。」二人就出了棧房。正是：新婚遠別，便教麼鳳分飛；樽酒高談，聞說龍蛇起蟄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